



# 老人与海

(美)海明威 著 高格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老人与海

(美) 海明威 著

高格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著; 高格译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5

ISBN 978-7-5502-6590-5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 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5 ) 第267268号

## 老人与海

著 者: (美) 海明威

译 者: 高 格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封面设计: 王明贵

责任校对: 黎 娜

美术编辑: 张 诚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华平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0 千字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 9印张

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6590-5

定价: 20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(010) 58815825

## 前言

海明威（1899 ~ 1961），20世纪美国杰出小说家，二三十年代“迷惘的一代”的代表，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斗士。

海明威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。1899年7月21日，海明威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橡树园镇的一个医生家庭，从小喜欢打猎、钓鱼、音乐和绘画。中学毕业后，他到堪萨斯城任《星报》记者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作为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亲临意大利战场，在前线受了重伤。战后，他一面做记者，一面开始创作。192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样升起》给他带来了声誉。1927年，他创作了一系列以拳击家、斗牛士和猎人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，成功刻画了各种“硬汉性格”。长篇小说《永别了，武器》（1929年）是一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杰作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海明威到欧洲任战地记者。他以自己在西班牙的经历，写成了长篇小说《丧钟为谁而鸣》（1940年）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海明威定居古巴。1952年，发表小说《老人与海》。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古巴革命爆发后，海明威回国。晚年多种疾病缠身，精神抑郁。1961年7月2日，因不堪疾病折磨，用

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1954年，海明威因“精通于叙事艺术，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《老人与海》之中；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”而获诺贝尔文学奖，这部小说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文学名著。迄今为止，《老人与海》出版六十余年，魅力仍经久不衰，在世界各国拥有大量的读者。

作品描述了老渔夫圣地亚哥在海上连续84天没有捕到鱼。刚开始，有一个叫马诺林的男孩跟他一道出海，可过了40天都没有钓到鱼，孩子的父母就把他安排到另一条船上去了，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跟着老渔夫是不会有好运的。第85天，老渔夫圣地亚哥一清早就把船划出很远，他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船还大的马林鱼。圣地亚哥和这条鱼周旋了两天两夜，终于叉中了它。但受伤的大马林鱼在海上留下了一道腥踪，引来无数鲨鱼的争抢，圣地亚哥与鲨鱼奋力搏斗。但回到海港时，马林鱼只剩下一副巨大的骨架，圣地亚哥也筋疲力尽地一头栽倒在陆地上。男孩来看他，认为圣地亚哥并没有被打败。“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，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，可就是打不败他。”这是圣地亚哥的生活信念，也是《老人与海》要表达的思想。小说语言简洁生动，情节激动人心，洋溢着英雄主义精神，是20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，1986年被法国《读书》杂志推荐为最理想藏书。

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海明威及其创作风格，本书除了收录《老人与海》外，还收录了其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，以帮助读者开阔文学视野，陶冶思想情操。

# 目录

- 老人与海 /1 乞力马扎罗的雪 /83  
印第安人营地 /116  
杀人者 /122 大双心河（第一部） /135  
大双心河（第二部） /146  
医生夫妇 /159 了却一段情 /165  
三天大风 /171 拳击手 /185  
越野滑雪 /197 十个印第安人 /204  
两代父子 /212 你们决不会这样 /227  
三下枪声 /243 印第安人搬走了 /247  
在士麦那码头上 /250 桥边的老人 /253  
士兵之家 /257 革命党人 /267  
我躺下 /269

## 老人与海

这位老人，独自在湾流<sup>①</sup>的一条小帆船上打鱼，他已经在那里八十四天，至今，连一条鱼都没捕到。前四十天，还有个男孩儿和他在一起。但是，四十天过去了，连一条鱼都没捕到，那个男孩儿的父母告诉他，老人现在肯定是着实地“倒了血霉”，意思就是，运气差到了极点，于是，男孩子按照父母的吩咐，跟上了另外的渔船，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很不错的鱼。男孩子看见老人每天都是空着船回来，心里很难过，他经常走下岸，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，或者是鱼钩和鱼叉，也可能是绕在桅杆上的船帆。船帆上打着面粉袋片的补丁，收拢起来后，看着很像是一面预示着永远失败的旗帜。

老人不仅十分消瘦，看着还很憔悴，脖颈上的皱纹很深。腮帮子上长有褐色的斑，那是一种良性的皮肤癌，是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太阳光所引起的。褐色斑一直从他的两腮向下蔓延，由于经

---

<sup>①</sup>指的是墨西哥湾暖流。这是个鱼群密集的地方，水温比两边海水的温度高一二十度，深蓝色的水面，颇为壮观。小说中的这位老人就是古巴首都——哈瓦那附近的小海港的渔夫，经常来这里打鱼。

常用绳索拉大鱼，他那双手上有勒得很深的伤疤。可是那些伤疤里没有一块新的，就像是沙漠里久经侵蚀的地方一样。除了他那双乐观不肯认输的、像海水一样蓝的眼睛之外，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古老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他俩从停泊小船的地方往岸上爬的时候，男孩子对他说道，“我又可以跟你一起出海了。我家里已经挣了点钱了。”

是这位老人教会这孩子捕鱼的，这男孩子非常爱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，“你跟的那条船，交好运了。继续跟着他们吧。”

“可是你应该还记得，你有一次八十七天都没捕到一条鱼，接下来的三个星期，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很大的鱼。”

“我当然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你不是因为没信心才离开我的，我知道。”

“是爸爸让我离开你的。我是孩子，不能违背他的意愿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说，“这是应该的。”

“主要是他没多大信心。”

“是的，”老人说，“不过我们有，不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”男孩子说，“我请你去露台饭店喝啤酒吧，然后再带着打鱼的家伙回家。”

“好啊，”老人说，“打鱼的都是一家人嘛。”

他们在饭店的露台上坐着，很多渔夫都在开老人的玩笑，老人也不生气。还有一些年纪稍大的渔夫看着他，为他感到难过。但他们都没有把那种怜悯流露出来，只是很斯文地谈论着海流，谈论着他们能把钓索送到海面下多深的地方，谈论着天气一直都



很好，谈论着他们的所见所闻。当天打到鱼的渔夫都已经回来了，大马林鱼被他们剖开，整片地放在两块木板上排着，两个人抬一头，晃晃悠悠地送往收鱼站，在那里，冷藏车会来把它们全都拉到哈瓦那的市场。人们已经把捕到的鲨鱼送到海湾另一侧的鲨鱼加工厂了，他们把鲨鱼吊在复合滑车上，把鲨鱼的内脏除干净，把鱼鳍割掉，然后再剥去外皮，把鱼肉切得一条一条的，用来腌制。

东风隔着海湾送来一股鲨鱼加工厂的气味；不过今天的气味很淡，因为风向有点偏北，然后慢慢停住了，饭店的露台上阳光很好，很是惬意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男孩子说。

“噢。”老人说。他当时正拿着酒杯，回忆很久以前的事情。

“需要我去给你弄点明天用的沙丁鱼吗？”

“不用。你去打棒球吧。我划船没问题的，而且还有罗赫略呢，他会帮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特别想去。就算不能和你一起捕鱼，我也想多帮你做点事儿。”

“你已经请我喝啤酒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你都长大了。”

“我第一次跟你上船的时候，是几岁啊？”

“五岁吧，那天我捕到一条很活蹦乱跳的鱼，往船上拖的时候，那条鱼差点把船撞坏，也差点送了你的命。你还记得吧？”

“我记得，鱼尾巴‘砰砰’地拍打着，船的座板都被弄断了，还有你拿着棍子打它的声音。我记得你猛地把我和我推到船头，湿湿的钓索卷儿就放在船头，我觉得整条船都在晃荡，你拿着棍子‘砰砰’打鱼的声音，就像在砍树一样，还记得我全身都是血腥味儿，

甜丝丝的。”

“你是真记得，还是我不久前又跟你说过呀？”

“从我第一次跟着你出海到现在，跟你在一起的所有事情，我都记得特别清楚。”

老人爱怜地看着他，那双常被日晒的眼睛流露着坚定的目光。

“你要是我的孩子，我肯定会带着你出去闯闯，”他说，“但是你有自己的爸爸和妈妈，你现在跟的那条船又正走好运呢。”

“我去弄沙丁鱼行吗？我还知道在哪儿能弄到四条鱼饵。”

“我今天还有剩的，在筐子里腌着呢。”

“还是让我去弄四条新鲜的给你吧。”

“一条吧。”老人说道。他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和希望。这一刻感觉又像微风乍起时那样清新了。

“两条。”孩子说。

“那就两条，”老人同意道，“你不会去偷吧？”

“要是偷得来，我也愿意，”孩子说，“这些都是买的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老人说。他内心纯朴，不去想自己何时变得如此谦卑。但他知道自己现在正变得如此，知道这没什么丢人的，知道这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。

“看那海流，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。”他说。

“你准备去哪儿啊？”孩子问道。

“去得远一点，等风向转过来就回来。我打算天不亮就动身。”

“我得想个办法，让我那个船主也去得远一点，”孩子说，“那样，你如果真的捕到大鱼了，我们就能赶去帮你一把。”

“他肯定不愿意去得那么远。”

“是的，”孩子说，“但我能看到些他看不到的东西，比如看到在空中盘旋的鸟儿时，我就会让他去追海豚。”

“他的眼力这么差吗？”

“简直跟个瞎子差不多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他从未捕过海龟啊。那东西最伤眼睛了。”

“你在莫斯科托海岸外捕海龟都好多年了，你的眼力还很好啊。”

“我这个老头跟一般人不一样。”

“不过，你现在还对付得了特别大的鱼吗？”

“我觉得可以。况且，我还有很多小窍门呢。”

“我们把捕鱼的家伙拿回家吧，”孩子说，“那样我就能拿着渔网去捉沙丁鱼了。”

他们去船上拿打鱼的用具。老人的肩头扛着桅杆，孩子手里拿着鱼钩、带杆儿的鱼叉，还有木箱，里面放着褐色的、编得非常紧密的钓索卷。装鱼饵的匣子在船艏下面藏着，那里还有根棍子，用来制服被拖到船边的大鱼。虽然没人会来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，最好还是把桅杆和那些钓索卷拿回家的好，因为露水会损害这些东西；而且，虽然老人确信当地没人会偷他的这些东西，可他觉得，留把鱼钩和一支鱼叉在船上，确实是不必要的引诱。

他们一起沿着大路回到老人的窝棚，从敞开着门进去。老人把缠着帆的桅杆靠墙放好，孩子就把木箱和其他用具放在桅杆旁边。桅杆和这间屋子的长度差不多。这个窝棚是用大椰树那种被称为“海鸟粪”的结实的苞壳做成的，里面放了一张床、一张

桌子和一把椅子，泥地上有一小片用木炭烧饭的地方。

把坚韧的“海鸟粪”苞壳展平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，挂了幅彩色的《耶稣圣心图》，还有一幅《科布莱<sup>①</sup>圣母图》。这都是他妻子临终前留给他的。以前，墙上还挂有他妻子的彩色照片，可他把照片取下来了，因为看到照片会愈加感到孤单。妻子的照片现在屋角搁板上，他用一件很干净的衬衫盖在上面。

“有什么吃的吗？”

“鱼煮黄米饭。你也吃点吧？”

“不了。我回家再吃。用不用我帮你生火？”

“不用。等会儿我自己来就行。要不就凑合点冷饭。”

“我把渔网拿走，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其实根本没什么渔网，孩子还记得他们是啥时候卖掉它的。可是他们每天都要说一遍这样的谎话。孩子也知道，根本没什么鱼煮黄米饭。

“八十五这个数字很吉利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想不想看我捕回来一条除去下脚还重一千多磅的鱼啊？”

“我拿着渔网去捉沙丁鱼了。你在门口坐着晒会儿太阳好吗？”

“好啊。我还有张昨天的报纸，可以看看有关棒球的事。”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子虚乌有。不过，老人确实从床下把报纸取了出来。

“在杂货店里，佩里科给我的。”他解释道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科布莱是古巴东南的一个小镇。

“我捉到沙丁鱼马上回来。我会把我俩的鱼放在一起冰镇着，这样明早就能分着用了。我回来以后，你再跟我说有关棒球的消息。”

“扬基队是不会输的。”

“可我觉得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有可能会赢。”

“要对扬基队有信心，好孩子。可别忘了还有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呢。”

“我很是担心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放心吧，否则就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，你都得担心了。”

“你安心读报吧，等我回来讲给我听啊。”

“你说我们要不要买张尾数是八五的彩票？明天是第八十五天。”

“好啊，”孩子说，“可你上次还创了八十七天的纪录呢，那怎么说啊？”

“那种倒霉事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你看看能不能搞到一张尾数是八五的？”

“那我去订一张吧。”

“订一张得要两块半。我们跟谁借这笔钱啊？”

“这个好说。我肯定会借来两块半的。”

“我觉得我也能借得来。可我不愿意借钱。第一次是借钱，下次就该要饭喽。”

“老人家，穿得暖和点，”孩子说，“你别忘了，现在可是九月天。”

“大鱼多半是在这个月份露面的，”老人说，“要是在五月，每个人都能是个好渔夫。”

“我去捉沙丁鱼啦。”孩子说。

孩子回来时，椅子上的老人已经睡熟了，太阳落下去了。孩子在床上拿了条旧军毯，搭在椅子背上，盖住老人的肩膀。那两个肩膀很怪，人都上年纪了，肩膀却还是那么强健，脖子也还是那么壮实；而且，老人的脑袋往前低着睡熟了以后，皱纹也不那么明显了。他衬衫上的补丁不计其数，跟他的那张帆一样，阳光把那些补丁晒得褪成了很多深浅不一的颜色。老人的脸特别苍老，眼睛一闭上，脸上就没有一点生气了。晚风中，他膝盖上摊着的报纸，因为他的一只胳膊压着没被刮走。他的脚光着。

孩子撇下老人走了，他再次回来的时候，老人还在熟睡当中。

“醒醒，老人家。”孩子喊道，他的一手放上老人的膝盖上。老人睁开眼，好像正从遥远的地方拉回自己的神志。然后，他笑了。

“你拿什么来了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啊，”孩子说，“我们一起吃吧。”

“我不是很饿。”

“别啊，快吃吧。你不能光打鱼，不吃饭啊。”

“我一直都这样。”老人说着站了起来，先把报纸折好，然后，他开始叠那个旧军毯。

“披着毯子吧，”孩子说，“只要有我在，就绝不会让你不吃饭就去打鱼。”

“要是这样，就祝你长寿啊，好好保重自己，”老人说，“那我们吃什么啊？”

“黑豆饭、油炸香蕉，还有点炖菜<sup>①</sup>。”

孩子从露台饭店把这些饭菜装在双层饭匣里拿了过来。他口袋里还装了两副刀叉和汤匙，都用餐巾纸包着呢。

“这些都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。我跟的那条船的主人。”

“我应该去谢谢他。”

“我都谢过了，”孩子说，“你不用再去谢他了。”

“我得把大鱼肚子上的肉给他一块，”老人说，“他这样帮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？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”

“要是这样，除了鱼肚肉以外，我还应该送他点别的东西。他真是对我们太好了。”

“他还送了两瓶啤酒给我们呢。”

“啤酒，我喜欢喝罐装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可这是瓶装的，阿图埃牌的，瓶子我还得给他们送回去。”

“你考虑得真周到，”老人说，“那我们开始吃吧？”

“我都问你一遍了，”孩子亲切地对他说，“等你准备好了，我再把饭匣子打开。”

“我准备好了，”老人说，“只用洗洗手和脸就行。”你去哪儿洗啊？孩子心里想着。水龙头在村子大路的第二条横路的拐角处呢。孩子想着，我应该给他带点水来的，再拿块肥皂和一条干净的毛巾。我怎么这么粗心呢？我还应该给他弄件衬衫，再弄

---

<sup>①</sup> 加勒比海地区的百姓的主食就是这些。

件夹克衫让他过冬，再弄双什么鞋子，最好再给他弄条毯子。

“这炖菜好极了。”老人夸道。

“你讲棒球赛给我听吧。”孩子请求道。

“扬基队一直都是美国联赛<sup>①</sup>的天下，我告诉过你。”老人兴奋地说。

“可他们今天输了。”孩子跟他说。

“这没什么，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就要找回他的本色了。”

“他们队里还有其他很棒的队员呢。”

“这是肯定的。可有他就不一样了。在另一个联赛<sup>②</sup>里，比如说布鲁克林队和费拉德尔菲亚队吧，我就相信布鲁克林队会赢。可话说回来，我没忘迪克·西斯勒跟他在老公园<sup>③</sup>里打的那些好球。”

“那些好球别人从来没打过。他是我见过的打得最远的一个。”

“他以前经常来露台饭店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很想跟他一起出海捕鱼，可我没勇气开口跟他说，然后我让你去说，你也不敢。”

“记得。我们真是错大了。他蛮有可能和我们一起出海的。那样，我们就有可以回味一辈子的事情了。”

“我挺想陪着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去捕鱼的，”老人说，“听人家说，他父亲也是打鱼的。他以前可能也和我们一样穷困，肯定能体会我们的心意。”

---

① 美国两大棒球联赛之一，其中扬基队算是佼佼者。按照水平的高低，美国职业棒球界分为两种组织，即大联赛和小联赛。

② 指的是全国联赛，也就是另外一大联赛。

③ 在费拉德尔菲市，是该市举行棒球比赛最主要的场地。



“那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可从未有过穷日子，他爸爸像我这么大的时候，就已经在联赛里打球了。”

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在去非洲的一条帆船上当普通水手，我还见过傍晚时分来海滩的狮子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你跟我说过。”

“我们聊非洲还是接着说棒球？”

“还是说棒球吧，”孩子说，“给我讲讲那了不起的约翰·J. 麦格劳的事情吧。”那个“J”被他念成了“何塔<sup>①</sup>”。

“以前，他偶尔也会来露台饭店。不过，他只要喝点酒，就会变得很粗鲁，还出口伤人，性子暴烈。他脑子里除了想棒球，还想赛马。反正他口袋里总装着赛马的名单，还经常在电话里提到马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个了不起的经理，”孩子说，“我爸爸觉得他很了不起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到这里的次数最多，”老人说，“如果多罗彻<sup>②</sup>每年也总来这里，你爸爸就会觉得他也是个很了不起的经理。”

“说实话，到底谁才是最了不起的经理，卢克，还是迈克·冈萨雷斯？”

“我觉得他们几乎相当。”

“最了不起的渔夫是你。”

“不。我知道比我强的还有很多。”

“哪有！”孩子说，“好渔夫确实不少，了不起的也有。不

---

① “J”在西班牙语里念成“何塔”。

② 是20世纪30年代的棒球明星，曾任纽约巨人队的经理，他让巨人成了第一流的强队。